

◆ 阿占专栏 词与物

◆ 史海泛舟

◆ 小说世情

露宿记

阿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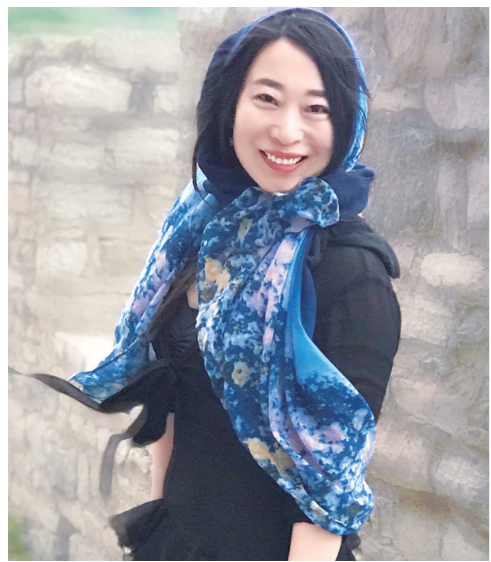
8月18日，西南大学成为全国最热高校的新闻上了热搜，因为该大学所在地重庆北碚的最高气温升至45℃。新闻里还说这是我国自有可靠气象记录以来，首次在新疆之外出现45度高温。热疯了的同学只能相互调侃，拼命考上的大学，拼命也得读下去。

但凡在长江以南读过大学的，都有着不堪的酷热记忆。尤其当年宿舍条件差到离谱，别说空调了，就连偷偷吹个小风扇，熄灯断电之后也会立马停摆。加之蚊虫又多，放下帐子像堵了座山，收起帐子嗡嗡声密集不绝，巴掌啪啪地往自己脸上身上甩，竟掌掌不虛。好不容易迷糊一阵，又很快清醒，只能踮起脚尖去盥洗室接水，兜头浇下几盆，回到床上再迷糊一阵，如此一折腾三四次，方才度过。饶是气血两旺的年纪，熬上一个礼拜也都黑起来瘦下去了。

男生至少比女生要好一点，因为他们可以跑到楼顶的平台上露宿。有经验的做法是这样的：晚上八点，男生们先去泼几桶水——当然，这几桶水势必会在一分钟之内蒸发掉，地上就像没有水来过一样毫无痕迹。晚上十点，男生们再去泼几桶水，效果渐显。毕竟夜深人静了，意念中已经凉快些了，精神疗法是万能的，男生们铺好凉席和枕头，光着膀子，点好蚊香，躺在了别具一格的“床上”。露天睡觉易着凉，第二天还可能腹泻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最尴尬的是夜半雨急，男生们从睡梦中惊醒，一阵躁动，四散如受惊的鸟雀。

关于暑夜露宿，除了大学校园，在南方那些火烫城市的街巷里也颇有特色。记得作家方方写武汉的露宿：“床与床相挨，延伸得老远。有的地方几乎路有多长，床就能摆有多远，路拐弯了，床阵亦顺势而拐……”我在江南工作过，到了夏天，热腾腾的空气足以将人蒸熟，夜深了，人们在竹板床上露宿。浙地山区产竹，人们将竹子剖成竹片做成了一张张床。竹透凉，比之木板不易腐烂，是南方人家的日常必备。据说，用得久的竹床渐渐会由绿变黄变成深红色，红得越深床就越冰凉。上海老弄堂里的露宿腔调十足，半个井水镇过的西瓜，一瓶花露水，几把蒲扇，剩下的就是故事会了，阿公讲黑帮江湖，阿婆讲乡下奇闻，大姐讲手抄本里的绣花鞋……孩子们听得毛发悚然，欲罢不能，早就把热这回事丢在脑后了。也有经济宽裕人家，糟毛豆、黄泥螺、咸炆蟹一字排开，开两瓶井水里镇过的啤酒，脊背上搭条湿毛巾，惬意涌动开来。

青岛各大浴场的沙滩上，夏夜亦有露宿的外地游客，在克莱因蓝的星空下枕着浪潮声入梦，次日清早依旧从浪潮声中醒来，并且看到了期待中的日出。不得不说，青岛的夏天历来拉仇恨，无论从前还是现在，大海就是天然的空调，凉快舒爽，自然而然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奶奶住在我家楼上，一推开窗就能看见我家院子。小时候，每当父亲拿着笤帚逼着我打时，奶奶听见动静会急忙探出头来，用轻柔而有力的声音喊道：“老仇啊！”仅三个字，便能让我停下脚步。奶奶以前给我们家帮过很多忙，所以父亲很听奶奶的话。于是我总是故意往院子跑，哭得很大声，果然，奶奶马上就推开门来劝架，帮我免掉了一次次皮肉之苦。在我眼中，奶奶就像一位慈祥的天使，栖居在我家上方。

当然，她并不溺爱我。同一件事，父亲只会喊“你下次还不敢了”，奶奶却会把我为什么错，以后应该怎么办，一一讲给我听。虽然很多时候她会喋喋不休讲上一个钟头，让我觉得还不如被打一顿来得痛快，但也正是她慢条斯理讲出的种种道理，让我叛逆的青春没有落在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污浊底色。

奶奶每天都把白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穿着灰蓝色布衣，骑着辆矮矮的自行车来往于菜市场与小区。她的腰挺得很直，丝毫没有被岁月压弯的痕迹，这也让她慈祥的气质中多了一抹硬朗。

奶奶晾的衣服常会掉到我家院子里，这时奶奶会轻声唤我的名字：“小仇啊，一会儿

中国古代的绰号御史与监察

李正君 王丹

对于恪尽职守的御史，人们多以“铁”这一意象加以表现，铁具有坚硬寒冷的特性，与御史铁面无私的品质互相映衬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有众多如铁一般的称职御史，才造就了敢于弹劾、善于弹劾的优秀政治文化。

其二，以绰号表现其清廉自守，洁身自好。明代丁俊任御史，持身清约，在巡按福建期间，唯食豆腐，故世谓之“豆腐御史”。朱裳“少励清节”，生活十分简朴，自己亲自做饭，“自奉尝茹菜，连旬无肉食”，任御史，“寒约如故”，人称“长斋御史”。整治贪腐是御史的日常，打铁还要自身硬，御史自身的廉洁是监察行为实施的内核，只有御史本身对腐败的危害性和反腐败的必要性有充分的认识，进而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产生羞耻之心，最后才能培养出自觉抵制和拒绝腐化的意志力。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主要以心理为作用对象，具有自省和自律双重功能，保持清贫的生活方式，既是对腐败的一种抵制，也是对其他官员自觉抵制腐败的一种教育。

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表现为典型的行政司法一体化的监察模式，故而御史手中具有一定的司法权和执法权，一旦使用不当，就可能成为酷吏的典型代表，进而也出现了一些带有负面含义的绰号。如《新唐书·酷吏传》载，王旭、李嵩和李全交俱为御史，执法严酷，京师号为“三豹”，嵩为赤，全交为白，旭为黑，民间相传：“若遇教，值三豹。”王旭、李嵩和李全交三人正

中国古代已建立了成熟的监察体制，十分重视监察官吏的选任。监察权力是皇权的延伸，监察机构及官吏是君主了解和控制百官的重要渠道，是净化政治生态，即在国家治理中起到所谓“彰善癉恶、激浊扬清”作用的重要工具。御史台是中国古代专司监察的机构，各级御史是行使监察职权的主要代表。监察权力具有两面性，运用得当会是整顿吏治的一把利剑，运用不当则是祸国殃民的一颗毒瘤。

中国古代御史的绰号可分为善与恶两种类型，善御史大多赞颂其刚正不阿、为官清廉的良好品质，恶御史大多塑造了其执法残酷、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。

善御史也分两种情况：其一，以绰号表现其敢于弹劾，充分发挥监察职能。如东汉桓典任侍御史，当时宦官秉权，桓典执政“无所回避”，京都畏惮，因为常乘白马，故而大家都说：“行行且止，避避白马御史。”桓典“在御史七年不调”，后拜御史中丞，成为御史台的长官。北魏时拓跋仲景任御史中尉，京师肃然，因为“每向台，恒驾赤牛”，故时人号为“赤牛中尉”。北宋钱颉为殿中御史里行，以论事忤旨而遭贬，苏轼曾赠诗云“乌府先生铁作肝，霜风卷地不知寒”，所以钱颉被称为“铁肝御史”。李纲，明朝天顺元年进士，授御史，历按南畿、浙江，弹劾浙江污吏四百余人，时有“铁御史”之誉。周新任监察御史，敢言弹劾，使“贵戚震惧”，被称为“冷面寒铁”。不难发现，

好代表豹子身上的三种颜色。在《朝野金载》中，王旭因形象短而黑，魏光乘刻意丑化他，称其为“烟熏水蛇”。而李全交也因“酷虐”，被称作“鬼面夜叉”。

武后时，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对抗武氏政权，郭弘霸自告奋勇前往征讨，声称要：“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饮其血，绝其髓。”武后大悦，授其为左台监察御史，当时人称他为“四其御史”。其在监察御史任上并无作为，而投机谄媚的品性却暴露无遗。又李林甫于玄宗时权倾朝野，希望借助御史来打击异己，吉温与罗希奭二人“为吏深刻”，受到李林甫的重用，迁侍御史。吉、温二人按照李林甫的喜好，帮助李林甫推行恐怖政策（锻炼成狱，无能自脱者），当时人称之为“罗钳吉网”。还有一类御史，自身也能做到廉洁奉公，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免冤枉过正，留下了残酷的形象。如金代的雷渊任监察御史，弹劾不避权贵，在巡行地方时，既有威又有誉，遇到奸豪不法者，“立箠杀之”。他在蔡州曾有杖杀五百人的记录，因此被称为“雷半千”。恶号御史大多不能有效行使手中的监察权力，甚至被私用，则危害甚大。

合格的监察官吏能够起到调节国家机能，预防官员腐败的作用，而不合格的监察官吏则是加速政治腐败的催化剂。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尤其是监察官吏选任的制度，为我们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的借鉴。



田园落晖
余伟摄

◆ 人间小景

茶无尽

杨坚

出差外地，家人总要看我在行李里装上一罐绿茶，还不忘嘱咐：“一定要时常泡茶喝，少喝饮料。”

这个周末我下班回家，家里又买了新绿茶，听妈妈说爸爸知道我要回来，特地选的。这茶泡出来颜色清透、香味四散，确实是好茶。但这回我在家里喝绿茶的次数并不多，都是倒了白开水就喝，我知道这有些不同以往，毕竟我从小就喝绿茶长大，喝茶与吃饭一样平常。“噫，你现在不喜欢喝茶了吗？”爸爸喃喃道，看他的表情好似不可置信。

家人对绿茶的感情，我深切地知道。逢年过节自不必说，但凡有客人来必泡上一杯茶，客厅茶几上、桌上都摆着泡着茶的玻璃杯，来人在这里找不到一杯白水，来了就得喝茶。我小时候最忙的事情就是在客厅里泡茶添水。是以我以为大家都是如此，都是爱喝绿茶的。除

了过节，平日里家人也离不开茶，或看电视时，或饭前饭后，都喜欢喝茶。爸爸出门也常拿一个大茶杯，没错，那里边也是绿茶，你看这绿茶的家学渊源多深啊。我因此深受影响，即使是一些清淡的茶类饮料也会让我觉得：太甜了，这怎么能算是真正的茶呢？

其实我对茶叶的喜爱还在，只是现在的喜爱与过去的喜爱有些不同。那就是比起绿茶，我更喜欢入口回甘、有蜜香的红茶。说来惭愧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并非没有接触过红茶，小时甚至觉得红茶没有绿茶带劲儿。一方面是家里很少泡红茶，另一方面我从小喝绿茶，所以我承认自己对红茶的喜爱转变变得有些突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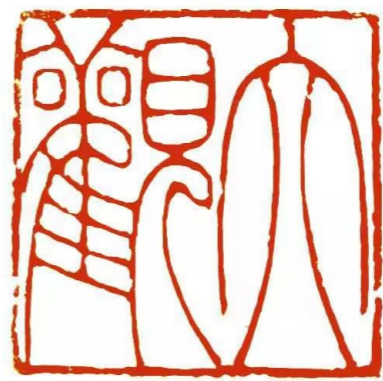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有一次因工作压力大，我内心有点焦虑，于是就抽空约了朋友一起去茶馆喝茶，调整一下心情。到了茶馆我随口点了一杯红茶，就是这杯红茶让我彻底成了红茶一族。当我喝

了一口红茶，我一下惊呆了，觉得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茶。我仔细观察这杯红茶，它香味浓郁，是那种让人心情平和舒畅的香，里面没有额外加糖，但有一种微甜的感觉。它的颜色也很好看，金红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更妙的是我喝上一口，一时心情也好了些。于是我彻底爱上红茶了，日常也不是不喝绿茶，只是喝得很少，这才有了我回家时的情景。

其实我和家人一样，都离不开茶，都深爱着茶。但随着我逐渐长大，我开始走向自己的道路，慢慢有了些改变，而从喜欢绿茶到转而喜欢红茶，只是其中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。有时我也会为回不到过去感到惆怅，但是我的内心也明白，我并不后悔在成长中做出的改变。我知道，我是在这一天的改变、一天天的不同中，慢慢找到了真实的自己，慢慢走向了自己的前途。

熟悉的呼唤一点点地散落。

史铁生说：“我慢慢相信，每一个活过的人，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，也许是一颗巨星，也许是一把火炬，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……”多年过去了，我仍会想到奶奶，想到她对我说过的字字句句。我想，等我老了，也一定会像奶奶一样，有着挺直的腰背，温和的笑容，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再慢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，前往生命的下一段旅程。



征婚

凌鼎年

《娄江晚报》的发行量已超过百万份，其影响之大就不必说了。

因发行量大，覆盖面广，报纸的“鹊之桥”栏目很是红火，靓女俊男、款爷富婆都爱在那上面登台亮相，寻觅自己的另一半。征婚启事十有八九是模式化的，不过偶尔也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。这不，有一条女性征婚启事就颇能吸引人眼球。“某女，容貌靓丽，气质高雅。奔三年纪，硕士毕业，私企总裁，有车有房。欲觅有事业心、有爱心之男子，但必须以前不谈、不看足球，以后亦不谈、不看足球者，否则，免谈！”

该启事一登，读者立时议论纷纷，议论焦点自然是最后两句关于足球的。说实在，如果不是有最后两句，这个“某女”定是个香饽饽，你想想，私企总裁，有车有房，这不是个富婆吗？三十不到，长得又好，到哪去觅呀。只是不谈、不看足球太让人那个了。要说不谈、不看足球，也不是做不到，但此话传出去，脸上不好看。现在的行情，不谈、不看足球的男子，似乎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即便从心里不喜欢足球的，也要装着喜欢足球，免得别人把自己看轻了。现在为了一个女人，要承认自己不谈、不看足球，还要保证以后不谈、不看足球，这有点难化了吗？岂不要让朋友们嘲笑？

大概这个原因吧，某女魏总裁的征婚启事登出后，竟没有哪个男的主动去联络她。

据报社负责鹊之桥栏目的编辑统计，凡上了这栏目的，多的收到几千封求爱信，少的也有几十封，平均几百封，像魏总裁的零纪录是破天荒的。这位编辑很负责，经反复筛选，把一位书生气很足的华作家介绍给了魏总裁。魏总裁对华作家的第一眼印象还不错，特别是当她了解到华作家是个有事业心的男子，就同意了见面。见面后，魏总裁说：“你是作家，那我请教你一道菜，一只咸猪爪加一块臭豆腐，这盆菜叫什么名？”

华作家自认为自己是半个美食家，但他实在想不出这算什么菜，他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后说：“不可能有这种菜，这两样东西配不到一块呀。一只咸猪爪，一块臭豆腐，又咸又臭，算什么名堂，这菜咋吃？”魏总裁见华作家极为认真的样儿，心里有点乐。她突然问：“你真的从不看足球吗？”华作家到底是作家，这轻轻一点，他即刻开窍，他笑着问：“是不是臭脚？”

一时两人笑得一点拘束与隔阂也没有了。

仅仅半年时间，魏总裁就嫁给了华作家。两人的婚礼没多少排场，但媒体注意上了他俩，特地发了专版，网上还有他俩旅游结婚的照片，很是炒了一把。不知是不是媒体炒作的关系，他俩新婚不久后，竟有一家网站来约稿，要求华作家对足球发表个人看法。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华作家连忙向老婆请示。魏总裁脸色一沉说：“谈什么谈，难道谈臭豆腐炖猪爪吗？”华作家想想也是，坚决地谢绝了约稿。

结婚三年多后，魏总裁病倒了，医生一检查，说是胰腺癌，说这病拖不了多长时间，要华作家早做准备。华作家不敢瞒老婆。魏总裁知道后，考虑了一天，写下了遗嘱，并叫来了公证员。华作家万万没想到，魏总裁的遗嘱要把她的遗产悉数捐出来，成立一个“足球新苗培训基金会”。

魏总裁过世后，华作家在整理她遗物时，发现了一大包有关足球的资料，以及一只某位国脚亲笔签名的足球……

华作家终于写出了第一篇有关足球的小说，据说读者一致反映：这是华作家写得最成功的一篇作品。

◆ 风雅颂

咏谢桐旺先生长卷《皖江神韵》

孙琦

吴头楚尾此封喉，妙笔铺陈神韵图。天柱一峰拔地起，皖江百舸泛中流。振风塔影横江卧，绝岛山岚向晚收。大观亭台今古月，犹照新景话千秋。